

本版聚焦两件跨越时空的文学瑰宝,一把承载学者精神的折叠书椅,与一张见证3000万字创作的花梨木书桌,它们彰显着文学与物质文化的共生之美。

唐弢先生的书椅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展开可作登高取书的阶梯,合拢则成静心研读的座椅。它不仅是书房实用利器的典范,更被提炼为“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奖杯的造型,寓意“学问当坐冷板凳,研究甘作他人梯”的治学精神。这把中西合璧的梯椅,既是对藏书文化的致敬,亦是对学术传承的隐喻,正如唐弢先生4万册藏书捐赠文学馆的壮举,为后人搭建起攀登知识高峰的阶梯。当我们凝视它们,不仅看见历史的刻度,更能触摸到文学的脉搏。

今年恰逢张恨水先生诞辰130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迎来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学对话。在张氏家族三代人守护下,这张见证3000万字创作的花梨木书桌,终于从私人书房走向公众殿堂。这些浸润着墨香与家族深情的文物,将完整复原“张恨水书房”,让人置身大师伏案疾书的历史现场。从锁入柜中的家族记忆,到全民共享的文化遗产,每一道木纹都在诉说着章回小说作家的创作热忱。

——主持人 姚 明

“在时代的精神里完成他自己”

——由唐弢书房两用椅想到的

□王 鑫



唐弢书房两用椅

上海城隍庙到北京国子监,六十二年间,我的生命是始终和书相纠缠的。”无论是自己出去旅行,还是孩子们去异地出差,唐弢的书单总是在出发前就准备好的。书店、图书馆、藏在弄堂里的小书屋,他一个都不放过。而这把两用椅正是唐弢曾为自己经营“私人图书馆”,构建知识宇宙的重要工具。据唐弢夫人沈絮云回忆,唐弢的书房四壁皆为书架,连走廊与窗台都堆满书箱,在四万余册的书海之中,只有这把椅子开辟出一方流动的天地。作者遍查资料也未曾找到关于这把两用椅的记载,它曾是唐弢书房中的默默无言者,如今却穿越时空,响亮地证明着藏书家的过往。透过玻璃展柜可以清晰看到,因长期使用,三级踏板都有明显的磨损,椅面也爬满裂缝,下凹的榉木向观众诉说着唐弢日夜与书为伴的时光。

折叠椅上的文学现场:当文物成为对话媒介

在唐弢先生逝世多年后,当这把椅子作为国家二级文物陈列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它便超越了实用器具的范畴,成为打开“文学现场”的密码。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唐弢书房两用椅不仅在被使用时起到物理延伸的作用,在跨越时空的当下、在新叙事场域中同样发挥着文学与文人精神的传播延伸作用。通过不再平整的椅面和微微裂缝的靠背,通过已经磨损的椅腿,我们仿佛看到唐弢先生长久地伏案写作,又一次次起身扶梯向上寻找书籍,书写、读书的身影围绕这一方空间展开,作家、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藏书家等身份在这把椅子旁,在展柜前的观众脑海中重合,一个“在时代中完成他自己”的人逐渐立体起来,这便是文学现场的意义,观众静立于方寸之间,通过“蛛丝马迹”便可构建起跨越时空的精神天地。

数智时代,这种“具身性”的文学现场愈发珍贵。当我们习惯了在搜索引擎中获取碎片化知识,当我们长久地习惯于透过屏幕了解真实世界,唐弢的两用椅却提醒我们:真正的学术沉思,始于与实物的深度对话。椅子的折叠结构本身便是一种隐喻——它将“坐”的沉潜与“立”的求索融为一体,恰似唐弢在《书话》中展现的写作风格:既可以沉下心来考证某本书的版本源流,又能登高望远,在宏观视野中把握文学思潮的脉络。这种在“微观考据”与“宏观建构”间自由切换的能力,正是通过与器物的实际连接而生成的立体思维。如今,通过展览形式,每位于展厅驻足的观众在对望和静默中完成了与唐弢的交流,和与

藏书、与文学的连接,这把椅子已成为承载着许多观众与文学名家隔空对话的、永恒的媒介。

物质遗产的精神再生产:两用椅的时代使命

2003年,唐弢先生诞辰90年之际,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以弘扬唐弢学术精神,鼓励青年学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唐弢始终对青年给予极大的关怀、爱护与扶植。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唐弢曾对赵树理、周立波、刘擎、孙犁、杨沫等众多作家作品做过评论,既鞭辟入里,又满怀对青年作家的爱护之心;2003年,钱理群在首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他与唐先生相识时已是一个40多岁的“老青年”,但在他对现代文学研究流露出伤感的情绪时,唐弢先生写信说“相信你们这一代人还是大有可为的”,钱理群说,前辈的鼓励与期待永远铭刻在他心上。2023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对唐弢书房两用椅进行3D等比例缩小复原,设计成“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的奖杯,取“学问当坐冷板凳,研究甘作他人梯”之意,与唐弢先生从前的期望相同,意在激励广大青年在学术研究上不断进取、勇攀高峰。



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奖杯

就,它曾在书斋的幽暗中见证思想的闪光,又在公共空间的灯光下成为精神的路标。当我们说唐弢先生“在时代精神里完成他自己”时,这把穿越时空的椅子,正是最好的注脚——它不仅是唐弢生命历程的物质见证,更是一种精神范式的永恒延伸,在每个时代的求知者心中,搭建起通往更高境界的阶梯。

后 记

“一个作者最大的敌人,正是他自己铸定的模型,他必须时时努力,从已定的模型里跳出来,去追上时代,在时代的精神里完成他自己。”唐弢先生曾在《长短书》《唐弢杂文选》等多个作品中重复强调这一观点,他说:“作为心仪的目标,虽然力有未逮,但我至今还在努力着。”从宁波农村到上海邮局,从《文汇报》到《鲁迅传》,在78年又10个月的生命中,唐弢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延长线上完成了对自己的塑造。如今,唐弢书房两用椅静静放置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展厅中,同它原来的主人一样,跨越世纪,在越发加速变化的时代中,持续散发着属于它的光亮,在新时代的精神里完成它自己。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公共服务部职员)

征集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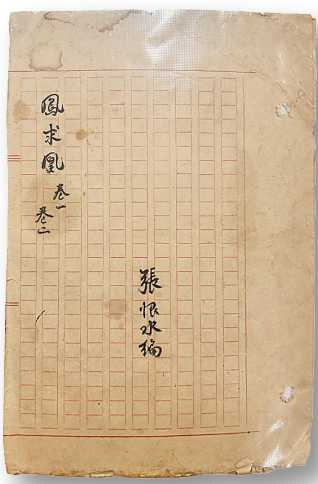
花梨书桌终藏故都 恨老手稿荣归殿堂

——张恨水文学资料征集手记

□张 梦



张伍收藏其父张恨水文学资料的书房一角



张恨水《凤求凰》手稿



张恨水先生曾使用过的书桌

4月16日,一个春意渐浓的午后,我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一同走进了西直门外大街的一处旧居。这里是张恨水之子张伍先生曾经的住所,也是其女婿虞华彪守护多年的“文学宝库”。推开房门,满室书香扑面而来,书柜中码放着张恨水先生生前珍藏的古籍与各时期著作。虞老师轻抚书脊,感慨道:“这些书曾是岳父的命根子,如今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才是它们最好的归宿。”

虞老师向我们介绍这些藏书的情况,他说:“我岳父生前从事京剧研究,但他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研究其父张恨水,一辈子都在守护张恨水的宝贵资料。”“这些在今天看来残损破旧的古籍,各种版本的恨老著作,都是张伍先生历经动荡年代拼命守护的成果,泛黄的书页与斑驳的封皮,都承载着年代的记忆。”“这些书岳父以前动都不让动,一直锁在柜子里。现在,我们决定赠予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样就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虞老师说,即便在最艰难的岁月,张伍先生都将恨老的遗物视为珍宝,寸步不离。

今年正值张恨水先生诞辰130周年,作为20世纪著名作家之一,张恨水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词等文学作品,涉及历史、社会、家庭等多个领域。他的作品以细腻的笔触、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为更加全面诠释好张恨水文学精神,张恨水家属以慷慨博大的胸怀,全力支持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张恨水书房”,复原其创作空间。所以,我们此次的到访,正是为了征集张恨水先生的书房家具。

经过多次沟通,虞老师告诉我,张恨水先生的

作为一代大家留给世人最后的物质遗产。

作为征集人,我见过很多这种“最后的时刻”,也深深地理解张恨水家人此刻的心情。我让张同先生站在书柜前,给他留下了跟父亲书柜最后的合影。我理解他的不舍,但更敬佩张家人的慷慨、豁达、无私。张同先生坦言:“父亲的书房不应只属于家族记忆,更应成为后人走近他精神世界的窗口。”传播文学精神,传承中华文脉,文学馆责无旁贷。带着这些珍宝和家人的托付,离开了张同先生的家,我也又一次见证了家族珍藏到公共文学遗产的转变。

5月16日,张恨水诞辰13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张恨水女儿张正女士、儿子张同先生代表亲属,又郑重向文学馆捐赠家族珍藏唯一一部张恨水手稿《凤求凰》,这不仅填补了文学馆在收藏张恨水资料方面的空白,让张恨水重要文学遗产展现于大众视野,更为张恨水相关研究、通俗小说以及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史料,其意义深远,重若丘山。

花梨书桌终藏故都,恨老手稿荣归殿堂。在张恨水生活了38年的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终于迎来了张恨水手稿、书房家具、著作、藏书等各类资料的人藏。作为国内最早、世界最大的文学专业博物馆,我们将不辱使命,充分保存好、展示好、利用好这些珍贵资料。通过建立“张恨水藏书文库”、打造“张恨水书房”等多种手段,诠释好张恨水文学精神,让恨老的重要文学遗产在观众的阅读与凝视中,获得永恒的生命。也感谢张恨水家人的守护与奉献,让这一文脉得以绵延——斯人已逝,精神长存;旧物有灵,文光不灭。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编目部副主任)